

闲话金粟禅林

贺清贫

攸县黄丰桥镇晚晴村有一座佛寺叫金粟禅林。金粟禅林是重修的时间不长,也就三十年左右。一栋一进三开间,规模不算大,在茶子山组与冷岭组交界的一座山的山腰。金粟禅林说是一座佛寺,其实没有僧人住持,只承受附近乡民的香火。在金粟禅林的右前方,有一座萧七郎庙,里面供奉的神祇说相当灵验,是民间传统的一位神,也是这里乡民信奉的一位神。对这位神的崇拜,当地人还是非常虔诚的。有资金了,还开庙会呢。

在这里建庙宇、寺观不足为奇。奇的是,在这大山深处的山腰竟有这么大一块地,约十亩有余,就值得惊叹了。站在此处,观察山形地貌,确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民间口碑,此地建寺,颇有历史。老人说,先有珍珠寺,后有宝宁寺。意思是说,此处的寺院叫珍珠寺,建成的时间还要早于宝宁寺。宝宁寺在黄丰桥的乌井冲,建于唐天宝10年(公元751年),那珍珠寺又建于何年呢?没有找到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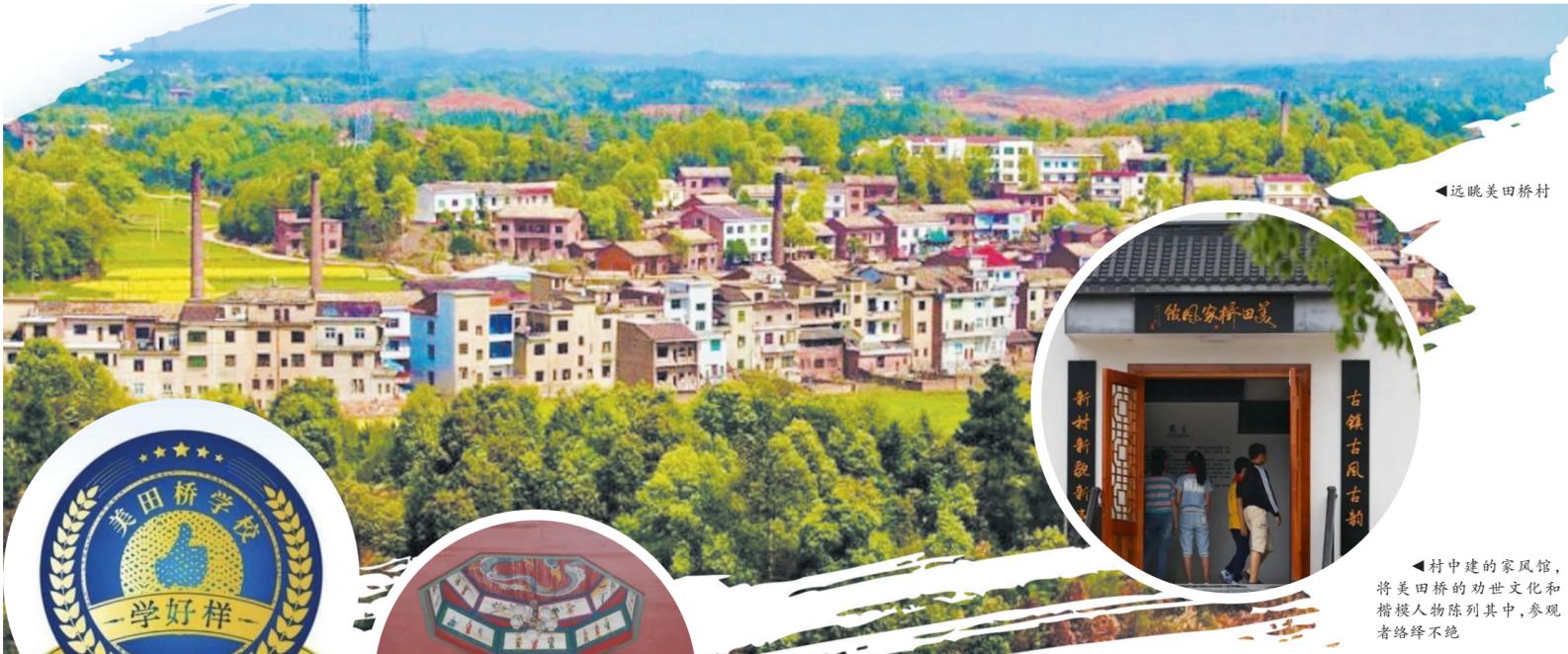
说是讹传吧,也不像。地坪的下面,邻近茶子山组民房舍的那片山林之中还有和尚死后用石块砌成的墓塔。不多,目前能看到的还有两座。凭这一点,传说又似乎是真的。

但是,珍珠寺在攸县的志书中没有找到名字,这是事实。也许是志书修得迟,而它建得早毁得早的原因吧,没有等到留下名字就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那一年有一批信士要重建珍珠寺,找到有关部门落实这件事,当时的答复是,要建可以,总得有个来历吧。可查来查去没个结果。这边的材料还在寻找,那山腰处的工程却已经开工。在整理土方时,希望能有个收获,但是,最终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建筑痕迹和碑记之类的东西,让人大跌眼镜疑惑不解。最后,不得不以珍珠寺是木质构架的寺院而作了结论。

攸县历史上寺院庙宇很多,县志中也有不少记载,其中一些废弃了的也作了说明。在珍珠寺的建设暂时处于无序时,在县志中找到了废弃的金粟禅林的模糊记载,分析来析去倒有几分曾经是建在这里的影子。于是,就收集起来做成资料,有了资料也就有了说法。这样,在曾经的珍珠寺的寺址上建起了寺院,取名金粟禅林。尔后,又建了萧七郎庙。

在金粟禅林的前面,萧七郎庙的左侧,挖了一个大池子。挖池子的目的是蓄水灌田,水是从龙形岭游十一老爷(游十一老爷在同治年间做过南昌县令)的老宅前的溪中引来的,那里建了一个高山小水库,有十几万立方米。筑坝没有条件,用的是管道,需要压力,一头下坡,另一边上坡,不然水到不了池子中。池子建成后,发现这个池子可以成为金粟禅林的一个景观,就进行了复坡加固,在池中一左一右地建了两座漂亮的亭子,亭中间修了一条有点弯的十字廊道,和亭连接。蓄起水来,居然有了江南园林的意思。建筑的式样本来就是复古的,这样一勾勒,就有一种特别的美。再在池边种上了几种观赏树木,这景致又不一样了。春天绿意浓浓,秋天桂香袭人,俨然一园林。特别是三、四月间,雨水来临,地气升温,有那云雾天气的时候,氤氲起浮云缭绕,若隐若现中似是空中楼阁人间仙境。

可惜太偏,知道的人不多,也就没有什么名气。名声扬不出去,就只能养在深闺了。



◀远眺美田桥村

◀村中建的家风馆,将美田桥的劝世文化和楷模人物陈列其中,参观者络绎不绝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主办

水墨云阳

费学文

沿株洲南行170公里,过了攸县,便会感觉苍龙透迤于左侧的罗霄山脉伸出一只巨爪挡住脚步,这就是茶陵境内神奇的云阳山。

云阳山既是神农文化的发祥地,又是湘东佛道文化的中心,古往今来,无数游客纷至沓来,观光揽胜,赋词作诗。说来惭愧,我在山下生活了十余年,去云阳山少说也有三十余次,也许过于熟悉便觉平凡,总不知用什么词语概括它的特色,至今从未曾为它写过半篇诗文。刚好今天有几位省作家去云阳山采风,我有幸在应邀之列,跟随他们重游云阳山。车子行驶在熟悉的公路上,四周的环境是熟悉而陌生的。熟悉的是地点,陌生的是人群。一路上,我从车窗向外望,天气逐渐阴沉,雾气弥漫,居然连一个山头也看不到,不知道下一步会驶向哪里,感觉前景一片茫然,不禁有点睡意。车子忽然一阵颠簸,来到了一个宽阔之地——云阳山景区。

下了车,路上迎驾桥,便进了闻名遐迩的“古南岳宫”。“古南岳宫”始建于唐代,初为云阳山寺,历经千年沧桑,时为佛寺,时为道观,时为书院。尽管如此,都设南岳宫,主祀南岳圣帝,让南岳圣帝与佛祖、道祖同受一炉香,甚至与孔圣人同受人朝拜,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相传每年农历六、七月南岳圣帝来此避暑,此时,周边各省的香客云集于此,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人头攒动,让我有些头晕目眩,想跨入古南岳宫的大门静一静,可是观里更是人声鼎沸,香烟缭绕,也非宁静之处。我以前每到寺观,总有虔诚的和尚道士们远远尘世。今天看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人真的要成为闲云野鹤很难,即使是佛门中人,也未必就都做到了看破红尘。我无心像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善男信女们那样虔诚朝拜,晃了一圈,赶紧遁出。

走出道观,拾阶而上,曲径通幽,两边是成片的竹林,高耸挺立,翠绿郁葱。一阵风吹过,恍惚中,我分不清是雨还是风,是真实还是虚幻,陷入一种恍惚的意象中,脑中还在回想刚才善男信女们的虔诚,原来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许多不能承受的忧伤和烦恼啊。我低头走着,石板路上有些湿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正后悔刚才不该怀疑和尚道人的修行,一抬头,却发现对面陡峭的山壁上,盛开着一丛洁白的花朵。在洁白而鲜红的石壁上,开得分外醒目而灿烂。这一丛洁白叫人心悸,石壁和鲜花,这一对不相及的物体竟然如此和谐。不知道是哪一阵风将花瓣吹落在在了这石壁间唯一的土壤上,或者只是一只鸟将它衔来。但是,它却踏实地在这里安家,汲取石缝中的泉水,生根发芽,在这个季节里茂盛地开出最好的花朵。

穿过五雷池、观音岩、老君岩,踏着当年张良隐居修炼的石阶,来到紫微峰顶,眼前一座庙宇掩映在苍翠丛簇的古槐松柏之中,这就是始建于元代的白云寺。白云寺依山而建,贴山势走高,没有宽阔的场地,只有陡峭的台阶,就是一小块平台,又从左右分出陡立的台阶而上,然后折回到山顶。台阶,就像支撑千斤顶折起放松的零部件,始终朝着向上的方向。这座神秘而辉煌的佛堂,就这样不可思议地耸立着,供刚才在古南岳宫的香客在此烧香拜佛。雨还在细细地下,我伫立峰上,俯瞰林木相映的茶陵古城,悠悠流水蛇行东去,只见眼前景色在雨水调和下,水墨相融,层层叠叠弥漫开来,深浅浓淡,朦胧生动。有一种悠然洒脱之气,一丝丝一缕缕的,氤氲氲氲地在空中飘荡、弥漫,一时间,大千世界的姿容便不倦不息地在水墨韵味中流淌出来。看到这,我猛然一惊,一直以来,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云阳山的特色,原来是墨色!作为复合色的墨色,虽然不比纯粹单一的墨色招人喜欢,但它的蕴含极为丰富,它通过它的包容性、普适性显示它的高贵和纯粹。难怪一个道观古南岳宫,一个佛教寺院白云寺,相距不过几百米,竟能如此和谐相处。

我凝神定气,静静地站在雨中。眼前的山水是如此清静,如此亲昵。这种沉静与流动,粗犷与细微,复杂与单纯,构成了和谐美好的情景。复叠阴湿,雨水过滤着阳光,过滤着空气,过滤着我的心灵。是啊,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复杂了,冲突也越来越多,而我们常常被一些琐事纠缠着,我们成了它的囚徒。名耶?利耶?得耶?失耶?身被困住,心被囚禁。我们什么时候能盼上一阵细雨,把心灵和自然和谐地调和,像调和山上的林木、岩石、寺观一样,彼此默契,互相倾诉,互以为慰藉,给生命以滋养与呵护,颐养性情,抚慰灵魂。

水墨,是综合了生命原色的复合色,是色中大大,它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感,永无止境地点拨着我们的生活,提醒着世事的变迁,营造着安谧和谐的大千图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觉细雨飘入心肺。蝴蝶在林中翩翩飞舞,亲吻雨后翠绿的竹叶,沐浴在清新而甜美的空气中,想象细雨而春笋在沥沥的细雨中破土而出,守候着一份从笋蜕变为竹的希望。我感觉一阵暖流直奔全身,无意再游,心早已飘向远方。

闻名遐迩的“古南岳宫”

▲“学好样”被列为村小学校训,并设计到学生佩戴的校徽和校服上

▲万寿宫戏楼上的“学好样”匾牌

株洲文脉

学好样 一个古村的人文情怀

刘放年

农耕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总有些劝世的东西,告诫人走正道,学好样,做好人,代代相袭。美田桥是湘赣边的一座文化古村,行政区划上属醴陵市沅潭镇,东与江西萍乡交界,背靠武功山余脉入境处之

会真山,自古为吴楚咽喉、边陲重镇。境内沃野绵延,云峰怀抱,人文渊薮,民风纯朴。村里有座万寿宫,万寿宫的戏楼上,悬挂着一块匾牌,上面写着三个金字:学好样。匾牌是清代一位举人题写的,叫陈仲山。

(一)

此万寿宫,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它的正殿叫玉隆宫,坐落着一个老舍,叫许真君。许真君又名许逊,字敬元,出生于三国时期的江西南昌,晋时在四川旌阳任县令。许逊在位时居官清廉,政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他曾向谏母学道,云游江南许多地方,为民除害,根治水患。许逊死后,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立起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赐名并亲笔题“玉隆万寿宫”——每年农历二月十八和八月十二是许真君诞辰和得道升天之日,村民们都会组织迎神赛会,燃香祭拜。

每年的八月十二日真君老舍生日这天,万寿宫都要举行隆重的庙会,还唱大戏,戏的内容大都是规劝人们要学好样,做好人。唱大戏之后,便是抬着那块“学好样”的匾牌游玩。美田桥的老街上及乡野中,一时间到处礼炮冲天,鼓乐齐鸣,热闹非凡。尤其是行进队伍中排在最前面,由四个壮汉抬着的“学好样”匾牌,格外引人注目。沿路的乡亲们总要带着一家老小,对着匾牌注目鞠躬,接受洗礼。

到了清代,湘赣边人越来越觉得许真君是个好人,也是个榜样,于是请来当时的举人陈仲山题写了那块“学好样”匾牌,并隆重其事地挂在戏楼上。万寿宫的对面,就是古戏楼。万寿宫与戏楼中间,是个露天广场,两边有观戏长廊。匾牌挂在戏楼上,自然有它的用意。

这个颇具仪式感的文化活动,渐渐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弥漫开来,演变成一个乡俗,一种情怀,渗透到人们文化观念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教化。

在这种劝世文化,以及对清官的拜思中,美田桥人悟出一个事理:做人要清白,处世要平淡。先前美田桥老一辈人有个说法,叫做“小康克大难”。其意是说人不要大富大贵,小康则无灾。淡泊处世,才好过安稳的日子。

(二)

然而,美田桥人的认知并不停留于“小富即安”的小农观念,在做人做事上,他们还要追求更高的目标。这叫“淡泊明志”。

刘彦(式南):原国民党参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北京政法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

过去美田桥荣甲堂刘晖公祠的中堂上有副对联,联曰:一片心齐家治国;两件事读书耕田。先人们算是把“淡泊明志”的古训领悟透了。

刘璇天(信元):原湖南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早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任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所以后来人为了齐家治国,把耕读当做齐家之本。读书就要读出“高才”,耕田就要耕出“高子”。

刘晨晖:武汉大学教授,1983年获瑞典皇家工程院加冕技术科学博士学位,198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荣甲堂的起名也是一个佐证。荣甲堂是美田桥刘氏家族建成的祠堂群,1836年初建祠。荣甲堂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荣登甲榜,登堂入室,做大文化人。荣甲堂还有一个分祠,叫“三谏堂”,“三谏堂”的“谏”,是谏的意思,据说是谏三个宏愿。这三个宏愿具体指什么还有待考证,但肯定与耕读有关。后人不得不佩服老祖宗不仅有文化,更佩服他们的良苦用心与高超智慧!

刘伍生:贵阳医学院教授,著名医学博士。

这不过是美田桥祠堂文化的一段佳话罢了。更精彩的演绎还在后头。

刘佩元:原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教授,教育部参事。

话题还要回到“学好样”的陈述中。

刘平梅:清华大学英语教授。

也许许真君做梦都没想到,他的极佳政声会传播得如此悠远。那位举人陈仲山先生所题一块匾牌,三个金字,如点燃的一支蜡烛,照亮着美田桥整个村镇,照耀着一辈辈挺直的脊梁。

刘载生: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

美田桥“学好样”的劝世文化,深刻表达了古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怀,正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在美田桥人的观念里,“好样”首先得有文化,所谓“文化安邦”。“好样”也当是“好议”,要有使命担当。文武相兼,是为“文韬武略”。

刘佩元……这些黄埔生,后来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堪称精武英雄。

近现代以来,美田桥先前不到两千人的古村里,走出过二十多位专家教授,十多位黄埔生,还有共和国的开国少将。

那些好样的范式人物,在美田桥形成一种强大的气场,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播中潜移默化。

专家教授大都是一流大学的一流人才,其中涉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还有美国、日本、瑞典、前苏联的留学生。比如:

好样往往是教育中开化出来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荣甲堂建祠堂时就办有私塾,后更名为“力行学校”,力行,就是奋发努力,知行合一。美田桥很多文化名人就是从力行学校走出去的。

以刘梅荣先生为首的在外乡亲和美田桥有识之士,在村里成立了“乡贤会”、“爱乡会”。他们捐资助学,正在筹划复建荣甲堂,打造民俗馆与乡贤堂,创建幸福屋场……

不做飞龙天,便做快乐虫。在家务农的乡亲们,一样的安居乐业。他们学许逊做好人,以精英为楷模,把美田桥村治理得井井有条,风清气正。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讲究礼数,一家有难,八方相助,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村里没有人犯上作乱,真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村上与民间组织合作,要把美田桥打造成醴陵湘赣边“学好样”文旅融合示范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名片与文化品牌。

戏楼上,依然悬挂着那块匾牌,那个古训——“学好样”——堂堂正正,闪闪发光。

(三)

时空切换到新世纪,家国走进新时代。美田桥的民风依然那样纯古,那样清明。

为历史树碑,为乡贤立传。张扬“学好样”的文化精神,村里建了家风馆,将美田桥的劝世文化和楷模人物陈列其中,参观者络绎不绝。

合并后的新村,政府考虑到文化古村的影响力,依然叫美田桥,把“学好样”发扬光大,成为新一代美田桥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好样”还被列为村小学校训,设计到学生佩戴的校徽和校服上,深入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校园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为励志少年。

万寿宫庙会活动照样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但在乡村振兴、文化复兴的感召中,美田桥的庙会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新意。

戏楼上,依然悬挂着那块匾牌,那个古训——“学好样”——堂堂正正,闪闪发光。